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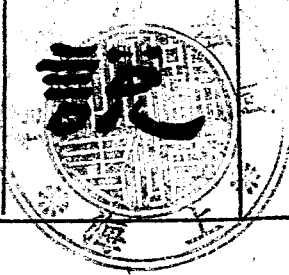
莊衣言篇

言文
對照

短篇小說

民聲書店印行

心



MG

1242.7

5

89325

序

中國近幾年來，不但科學昌明，文學也因之翻新，都用白話，使一般民衆都能明瞭。莊君衣言擬將文言文變做民衆化，由唐宋以下名人作品中，選出短篇小說十多篇，用白話翻成一輯，既可以研究原文，又可以對照白話，是研究新舊文學唯一的書本，書已付印，囑我寫序，我覺得沒有話說，祇好寫這幾句卸了我的責任。

研因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寫於民智編輯室



3 1764 7771 3

對言
照文
短篇小說目錄

序 原著姓名

離魂記 (陳元裕)

海外六國記(劉 恂)

滑稽雄辯錄(侯 白)

柳參軍傳 (李朝威)

月下老人記(李復言)

妬婦津 (段成式)

黠盜尉九 (費 襄)

俳優談諧錄(高彥休)

錢唐騙局 (陳世崇)

頁數

一

五

一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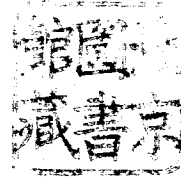
二二

三〇

三二

三八

四〇



老軍校急智(沈括).....	四五
大言賈禍(陸灼).....	四七
性急(劉元卿).....	五一
來世人(沙張白).....	五三

言文
對照

短篇小說

離魂記

陳元裕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日：「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爲夢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

宙陰恨悲痛，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

君厚意如此，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歡喜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日至蜀。

凡五年，生二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妝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人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三男並孝廉。

，擢第至丞尉。

(白話對照)

張鎰，本住在直隸清河縣，在天授三年，因恰放到湖南衡陽縣做官。便將家眷也帶了去。可是他的秉性是非常冷靜怪僻，所以同他做朋友的便也是絕無僅有；兒子是沒有的，女兒倒有兩位。在這兩位女兒當中，大的是早已死了，那小女兒名叫倩娘的，却生得傾城傾國豔麗如花，張鎰有一個外甥王宙，原籍是山西太原人。小時是聰慧非凡，臉孔也生得標緻，所以張鎰自己也非常佩服他，每碰到高興的時候，便說：「將來當以倩娘嫁他。」

後來兩個都成年了，自然戀愛熱度也跟着時間而高漲，久而久之，靈魂便也融洽於一起，但是礙裏人還都是瞞在鼓桶裏。後來朋友中有風頭健一點點的向他求婚，鎰也就應諾了；這件事情終於被女兒發覺了，當然，煩悶是不消說得，王宙，也是愛人被奪的人，自然亦非常生氣。當下便推說因事赴京，意圖離開此地

，張鎰也無法阻止他，遂厚贈他，以壯行色。

宙飲泣吞聲，遂決別上船。黃昏時分，方到山郭好幾里的地方；在半夜的時候，宙還是不能睡去，忽聽見岸上有一個人好像拚命奔跑，連腳步聲幾乎都分聽不出，一霎時，這人也就追到船裏，問問她，方曉得是倩娘，——是赤腳徒步行到這裏——宙驚喜得發狂，遂緊握住她的纖手，問她是怎麼樣來的。她聽了這話，眼淚便禁不住串線而下，遂道：「你這樣的對我好，我實在是非常的感激你，現在他們想強迫我倆生生的拆散；可是我也曉得是情深如海，不能分離；沒奈何，只好不顧一切拚死跟到這裏。」宙因這事是出於意料之外，所以非常快活，當下即將倩娘藏於船中，連夜逃去；兼程倍進，不數日便到了四川。

在四川住了五年，生了兩個兒子，同張鎰也絕了信息。她因常常想到家裏的爹媽。因此遂向他哭訴道：「我以前因不能離開你，遂不顧一切來就你，如今一別五年，親恩幾全消滅，如仍迷戀不歸，尚有何臉皮活在世上！」宙當向她哀懇

道：「將我已準備歸去，請不要想壞了自己的身子！」故不久遂重返衡州。

到了衡州以後，宙獨自先到銓家，先謝其成就好事的厚意，銓不覺訝然道：「倩娘現在閨中養病，何以撒下這彌天大謊！」宙道：「不信現在船中。」銓大驚，遂使人前往查驗，果見倩娘坐在船裏，一臉笑容，絕無憂悵之態。並問來人道：「家父母平安否？」家人皆驚訝不止，趕快告銓。同時病在家裏的女兒聽見這個消息，亦雀躍而起，整衣修飾，含笑而不發一語，同出相迎，忽倏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都互相重疊。他的家裏人因這件事說起，有點不好聽，而且又是太僕饒古怪，遂一齊守着祕密，祇有幾個親戚暗暗地會探得這個消息。

四十年後，宙和倩娘俱相繼死去，所生三個兒子，都得中孝廉，後又擢陞爲丞尉。

海外六國記

劉 恂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恂云：「頃年自青社泛海

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歷六國：

『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客，云是狗國——。逡巡見人如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

『經毛人國，形小，皆被髮，而身有毛，蔽如穴。

』又到夜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閣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野蔬，忽爲夜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夜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怕無計。頃刻，有百餘夜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槍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遂齊將弓弩槍，劍以敵之，果射倒二夜叉，卽昇拽朋囂而遁。旣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來，夜叉畏弩，亦不復至。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

『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皆鼓噪，卽驚走不出。』

『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麼，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慮有災禍。』

『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悉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見果，採得三四七枝以歸，分而充食。』

『後行兩日過一島，而取水；忽有羣山羊，見人但聳視，却不驚避，既肥，且偉；初疑島上有人牧羊，而絕無人踪；捕之，僅獲百口，食之。』

『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柳，其花白，而繁其葉似橘皮

，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子牋。——其紙慢，而弱，沾水卽爛，遠不及楮皮者；又無香氣。或云：「黃熟，棧香，同是一樹；而根幹枝節，各有分別者也。」

（白話對照）

山西陵州刺史周遇，是一個不肯吃葷腥東西的怪人物，他曾經對我說過：「近來從膠州一帶開始航行回到福建以後，一路上曾經遭了一場挺兇的颶風，這樣任其飄流了五天五夜，也不知道走過幾幾千萬里；單說國家。也就跑過六國：

「第一個是狗國，——同船裏有一位朝鮮人，他說這就是狗國。——看見人便行行于于，蹣跚不前，宛像裸體的人羞見人家一樣，而且每回都把着狗出來，看見我們的船，倒反嚇得奔不迭。

「經過毛人國，他們的模樣兒都是很小的，頭上都披着頭散髮，身體上還生着不少的毛，遮蔽得好像同猴子一樣。

「又到了夜叉國裏，不料船碰到暗礁上去，遂破損不能前行，一切乘載的東西，只好搬移上岸打算，等潮落，便把牠擱在灘石上然後慢慢的修理。再說來時，大家還不知這裏還有什麼國度，及至有幾個人一同闖進了深林，打算採一點野菜回去的時候，忽被夜叉所趕，有一個不幸竟被擒去，其餘也都逃去，回頭瞧見好多夜叉，竟將擒得的人，分喫得一個不亦樂乎。這時其餘的同船伴侶，都驚得臉無人色，慌作一團。不一會，有一百多個夜叉，都紅頭髮赤身裸體，張口怒目而來，有拿木槍的，也有雌性而夾抱着而幫助丈夫的；這時撐篙的同做生意的都齊將弓箭，槍，劍拿來擋禦，果然射倒兩個夜叉，其餘的夜叉也無心戀戰，即將打死的拖拽叫嘯而逃，這裏自他們——夜叉——逃了以後，也斫下了木頭，成了寨柵，防備他們再來。夜叉怕嚇，此後也就不敢重來。在那裏居了兩天，船也修好了，遂趁風向別處飛駛而去。」

「又過大人國，這裏的人都是粗大而又野蠻，看見我們船來，便鼓噪狂呼，

嚇跑了不敢出來。

「又經過琉球，這國裏的人都矮小不堪，所穿都是麻布，見人倒也很有禮貌，他們都趕緊將喫的東西，要求和我們的釘鐵，相對調，船裏的朝鮮人也有一半會譯出他們的說話，鮮人並暗示我們須速離開這裏；這是這國裏的人一見華人飄流到這裏，便都以爲不祥，恐怕禍患就要降臨一樣。」

「不久又行到小人國，這裏的人都像裸體，身材短小，好像五六歲小兒一樣。船裏因爲食糧都喫光了，遂相率探尋他們——小人國人——居住的地方；不久居然有果樹在那兒發現，當採得好幾枝回來，以充將要挨餓的肚皮。」

「後行兩天，過一島，向島上取水；忽有一羣山羊，都站在那裏凝視着我們，而並不驚逃，羊兒都胖而大，故以前都疑心島上有人牧養牠們，以致出落得這樣好看，然細察都絕無人跡，我們捕捉時，僅得百隻，結果自然是將牠們喫在肚皮裏。」

「廣州多棧香樹，形如柳，花現白色，開時極繁密，牠的葉好像桔皮，拿來作紙，倒也不差，造就後都稱香皮紙，——灰白色，有紋路，如魚子箋。——又紙質不好，遇水即碎爛，和普通的楮皮紙一比，真是相差得很大；又無香氣。惜有一說，說是：『黃熟——一種香樹名，——棧香，同是一樹；所不同者，還要向根，幹，枝，節各方面去分別。』」

滑稽雄辯錄

侯白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

成婚數日，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骰，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

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黜者，車撥傷；豈是使其然？」壻曰：「蝦蟆骨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白話對照）

有一位山東人討山西蒲州人的女兒做老婆，兩人頭頸上都生瘤，他岳母的頸瘤更大。

結婚了幾天以後，她家裏的人好像都疑心女壻有點呆笨。一天，老夫妻倆辦了一席很好的酒筵，來大會親戚，意思是想試試他女壻到底呆不呆；遂問他的女壻道：「你在山東讀書，應該曉得道理，今試問雁，鶴怎麼會叫？是什麼意思？」女壻道：「天生成就是這樣。」又問：「松柏同冬青是什麼意思？」女壻道：「天生成就這樣。」又問：「路旁邊的樹，骨頭怎麼生在外面？」女壻道：「天生成就是

的。」兩老道：「你連一點道理也不知道！何必向山東空跑一番！」因此向他嘲笑道：「雁，鶴所以會叫，就在頭頸長；松柏所以冬天會青，就在樹心力量大；路邊樹所以骨頭，都是大小車把他擦傷；這難道也是天生成的麼？」這位女婿遂答道：「蚌也會叫，難道也是頭頸長？竹也是冬天會青的，難道是樹心力量大？你倆頭頸下的瘤這樣大，難道也是被車擦傷的麼？」這兩位老夫妻一聽見這話，竟羞愧得臉紅耳赤，啞口無言。

柳參軍傳

李朝威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間游，上巳日於鼻曲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褰，見搵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一女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

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

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其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通省院達意柳生。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於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儻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十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曰：「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

大怒，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

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見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沒，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於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

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尙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賚看圖豎，會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

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

柳生江陵間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妝奩而進，乃曰：『小娘_レ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所見。柳生與崔氏敘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筚篥，頗有功。』柳生卽時置筚篥，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甚平生矣。

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驚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於柳生，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於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

窺之；正見柳生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妝輕紅捧鏡於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恨，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而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前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亦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白話對照）

陝西華州柳參軍，是一個名門望族的兒子；無父母兄弟，就慾情都很淡薄。後來官也沒有了，便在長安閒遊。陰歷三月初三那天，在鼻曲看見一輛車子，裝得金碧輝煌；後跟一青衣，也生得非常標緻，不久車簾徐啓，忽見車廂裏頭伸出一隻纖纖玉手來，指揮青衣，叫她摘兩朵芙蓉花。那知這車裏的女眷，是一位傾國傾城的絕代美人，她偷偷的向柳生瞧着，柳生也急忙策馬跟她，當見這車

永崇里駛去，柳生也探知是一位姓崔的貴族。——車裏的女眷也有母親，青衣就叫輕紅。——柳生經濟力還算寬裕，所以多方的賄賂輕紅，但輕紅却睬也不睬。

一天，崔女——即車廂裏的美人——病了，她的舅舅姓王的——現做執金吾的官——即來看望他的妹妹，並且向他的妹妹說：『請將她配我的兒子好了。』崔女聽見這個消息好不沒趣。可是她的母親却也不敢違背他哥哥的命令。因此崔女遂發話道：『我祇願嫁給姓柳的。如決定不肯，將我配和表兄，祇怕發生不幸。』她的母親也曉得女兒是一位情深，遂命輕紅在薦福寺僧道省院示意柳生。柳生因看見輕紅也出落得非常風流美麗，遂拿情話調戲他，輕紅看見他有意侮辱，遂不覺大怒道：『你原來是一個卑鄙粗陋的人物，怎樣我們的小姐竟會傾愛於你！我是一個粗賤的下人，但你看見我，便忘記了以前對你要好的情人，這樣欲保情愛于永久，恐怕是萬不容易！好，我就將這樣的情形告訴我們的小姐！』柳生慌了手脚，遂再三向她道歉。輕紅因此才說道：『姥姥是非常愛惜我們小姐的，

今小姐不願意嫁給姓王的，所以姥姥才儉成婚約，希望在三兩天以內就要成禮。柳生喜極，遂備了數十百財禮限日結婚。五天以後，柳生遂繫着她的老婆和轎紅彩居於金城里中。

約過了十個月光景，她的舅舅又到了永崇，崔女的田親姓王的遂假意流淚道：「我的丈夫死了以後，子女都拋露在外面日前被姪兒不待告訴，便將牠拐去了！『大哥！你怎麼連一點教訓都沒有？』他聽見果然大怒，遂歸將兒子大打一頓；一面還密令捕訪。只是半年也杳無下落。」

不久，崔女的母親也死了，柳生遂帶着自己的老婆和輕紅自金城里回去奔喪，她表兄既瞞見她們的行跡，遂得這個消息密告於父親，他的父親當將柳生擒住，但柳生却分辯道：「我在岳母處是正式結婚，並非私誘。不相信請問家中大小，他們都曉得這件事情。」但王氏既死，此事也沒了佐證，不得已祇好依法起訴。據宣判結果，王家因先下財禮，崔女合歸於王。幸表兄本對表妹發生好感，故

亦不嫌以前的不好。

經過數年，輕紅竟能潔己自好的另住在一處。

她的舅舅又死了，復將屋子移住於崇義里。她又漸漸不願意她的表兄，遂使輕紅暗暗訪問柳生的所在，以圖再聚；那時柳生尙住在金城里，崔女又使輕紅和柳生相約；兼賞給看花園的小孩子。令積糞堆，使和屋子等高；崔女遂和輕紅悄悄的到了柳生那裏，使柳生也驚喜得說不出話來，又因不敢出城，只好遷到羣賢里去住。後來本夫——表兄——因不見了她，當即四處尋覓，在羣賢里因探知他們的蹤跡，復起法律上的糾紛，訴訟結果，柳生又是敗訴。這裏王生——表兄——一往情深，但崔女却萬端求免，說是有孕，幸他也不完前事，遂復重歸於好。那邊柳生却充軍到湘北江陵縣兩年，崔女和輕紅也相繼而亡，王生送喪時，真是哭得死去活來，說不盡深情萬種。輕紅是愛婢，也將她葬於崔女的墳邊。

柳生在江陵間居。在春二月的一天，因見湖庭紅花綠葉，不免對景傷情，追

念崔氏，正恍忽間，忽聞叩門聲甚急。俄見輕紅將妝奩搬進，並道：「小姐也來了。早聞有車馬之聲，好像自遠處自來，比及崔女入門，却不見了車馬。古語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崔女和柳生一別兩年久別重逢，豈不分外快樂，詢問別後一切波折時，不覺快樂之極，柳生問她何以到此，她遂答道：『我已和王生永別。從此可以真可以死在一塊兒，正是有情人必成眷屬！』又說道：『我小時曾學簪篸，功夫也學了不少。』柳生聽見他會弄這個調調兒，即時照命置辦，調弄一番，果然絕妙。這兩年間真可謂權盡平生了。」

不久王生有一個舊僕經過柳生門口時，無意中忽然瞥見輕紅，一時真驚駭得不知其所以然；同時又疑心有面貌相同的也說不定，所以也不敢倉卒驚動她。問問貼鄰，又說是患了流罪的柳參軍。這事把舊僕也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自己的頭腦，然欲尋一個水落石出，祇好再在旁邊偵察。不料被輕紅瞥見，她曉得他是王生家人，也忙將這事告於柳生，生遂將她倆藏于屋內。這裏僕人也回城將這事告

於王生；王生聽見這個奇異消息，即不遠千里而來。既到柳生門，當於門縫中觀其動靜；適見柳生敝襟倒在軒榻上，崔女也在那裏梳妝。輕紅則站在旁邊捧着鏡子。崔女尙未塗抹停當，忽聞王生外極叫，輕紅着慌，鏡子遂墮于地，發聲有如擊磬。崔女和王生本無十分隔閡，遂直闖入內，柳生也哭了一驚，祇好以賓禮相待。但霎時便失了崔氏所在。

柳生和王生都說起以前的事情，兩人相看都不知何故，因事情太奇怪了，遂相伴到長安破開崔女所葬的地方，即見在江陵時所塗抹的粉彩，這時尙顏色如新，衣服肌肉，也沒有腐爛。輕紅也是這樣。柳生和王生當發誓將他倆葬于交界處。後兩人自己也到終南山訪道而不歸了。

月下老人記

李復言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藩昉女爲議者

，來旦，期於店西興澤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

斜月尙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何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冥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及其生

，則潛用相繫，雖仇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道。君之腳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何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嫗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吾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半市；有眇女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相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中眉間。」

爾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王

泰，俾攝司戶椽，專輪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慍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會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沒，唯一莊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蒼暫棄，三歲時，抱吳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權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隲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白話對照）

杜陵地方有一位韋固，少時便沒了爹媽，他自己想早日討一房媳婦，偏事和願違，多不成功。貞觀二年，他想到清河一帶游歷，途中偶經宋城——河南省商邱縣——時，便居於城南一個客店之中。有一位客人因他沒有老婆便把以前曾做過清河司馬名潘昉者的女兒來同他議親，第二天，相約於店西興澤寺門相晤；他因求者心誠意切，遂允許走他一遭。

殘月尚呈着將要消滅的餘光的時候，早見有一位老人倚着巾囊，坐在階石上面，朝着月光在那裏翻書。他偷看看牠，竟一個字都不認識；因問道：「老人家你所尋的是什麼書？我少時也曾苦讀數年，字書沒有不知道的，就是西國——印度——梵文，我也能讀，獨這部書沒有看過，怎麼樣？」老人笑道：「這部書不是人世間所有的，你怎麼能夠看見！」杜問道：「那麼這是什麼書？」老人道：「這是陰世的書籍。」杜固問道：「陰世的人，怎能到此？」老人答道：「是你來的太早，並不是我不應該來啊；何況陰世以官吏都管生人的事情，豈可不能在路中

行走麼？現在在路上走的，人和鬼都有一半，不過你自己不知道罷了。」杜固問道：「那麼你是管什麼的？」老人道：「管的是天下的婚姻事情。」固喜道：「我早沒父母，很想早日討下一位老婆，用來傳接宗祧；近十年來，曾多方選擇，都無結果，現在有人想將潘司馬的女兒嫁我，這事可以成功麼？」老人道：「還未，你的夫人現在還祇三歲，十七歲時，當可結婚。」固因問道：「你袋中是什麼東西？」老人道：「袋裏所藏都是紅的繩子，這種繩，可以繫任夫妻的兩足。等到投胎的時候，便暗中縛定，雖然是仇敵之家，或貴賤相差懸殊，或做官的天涯相隔，吳楚遠分，只消這繩一縛，便永遠不可分離，你的脚已縛在那裏？再求也是無益！」杜固道：「我的老婆在那兒！她的家庭怎麼樣？」老人道：「這店北面那賣菜老媽的女兒便是。」杜固問道：「可以看看嗎？」老人道：「老媽曾把她抱到這裏，在這裏賣菜你能跟我來，我當告訴你。」到天亮時，所希望的意中人或是不到。老人也收書揭着袋子去了，固追着他，到半路上，便看見有一隻眼睛較小的女人抱

着一個三歲的小孩子迎面而來，形狀也是十分難看。老人指道：「這便是你的夫人。」杜固怒道：「把她殺了可以嗎？」老人道：「這女孩子命中當大富大貴，因你而享福無窮，豈可以殺了麼！」老人說罷，便隱而不見。

杜固磨的一把小刀交與他的奴僕道：「你素來很會做事情，這回你能代我把這個女孩子殺了，我便以萬錢賞你。」奴僕道：「可以。」揀那第二天，暗中將刀藏在袖中而向菜市中而行，在人叢中刺了一下便逃，一市中都紛擾大亂，奴僕也覷個空兒逃去。歸來時，杜固問他：「有沒有刺中？」奴僕道：「起初是刺她的心口，不幸竟偏在眉毛上面。」

杜固此後求婚，終無一成功，又經過十四年，因父親而承襲管理相州——河南省安陽縣——軍務。刺史王泰，叫他掌裏司戶的印綬，專門審理獄務，倒也很有成績，刺史因見他有能幹，遂將女兒嫁他。女兒約十六七歲，臉孔生得非常標緻，杜固得了這樣的美麗老婆當然是非常適意。可是她的眉毛間，常貼着一個花

鋪。雖洗浴或平常無事時，都未曾暫時的離開他。經過一年多，固還是逼問她是什麼緣故。只見她垂淚道：「我原是郡守的姪女，並不是他的親女兒，早年我的爸爸在宋城做官沒在任上的時候，我尚在抱裙裏面，媽媽同哥哥相繼死了以後，僅一星在宋城以南，和奶媽姓陳的住在那裏，因離店裏很近，故賣菜以維持生活，陳媽憐憫我年紀小，竟沒有一刻離開我，三歲時，陳媽抱我到吳市中玩耍，不料爲狂徒所刺，因此刀痕尚在眉間，故用花子遮住。七八年間。叔叔在盧龍——

直隸省津海道——服務，遂得在傍邊生活，現在便將我當女兒嫁你。」固道：「陳媽是不是有一隻眼睛小了一點？」她答道：「對的，你怎麼樣知道？」杜固道：「刺了你的就是我啊！」她不覺訝然道：「怎麼會是你刺的，這真是奇事！」杜固遂前後始末，一一告訴她。前二人因此更互相敬重。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名叫鯤的，做了雁門——山西道名——的太守，自己也封了太原郡太夫人，方知命運註定，人力是不能勉強將牠變更的。主持宋城政務的聽見這個離寄的消息，遂題這片店曰

『完婚店。』

妬婦津

段成式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姓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恨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吾！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

死後七日，託夢於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

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裝，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妝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粟在津只；婦立水傍好醜自

彰。」

（白話對照）

山東臨清有一條妬婦津，相傳是晉朝大始年間中，劉伯玉的老婆姓段的，號叫明光，秉性是很妒忌的。伯玉常常老婆面前讀洛神賦，並且對他的老婆說道：「我若討得一個老婆像賦中這樣美麗的，這一世可以說是沒有遺憾了。」明光道：「你何以稱贊水神美麗而輕視我！我死了，何愁不做水神！」在那天夜裏，果然把自己跳在水裏溺死。

死後七天，託夢對伯玉說道：「君本來想討水神，我現在也做了水神啊。」伯玉醒了以後，曉得老婆有點報復的意味，遂終不再渡水。

那裏有婦人若渡這個津的，都把衣服毀了，裝飾壞了，然後才敢過渡，不然，便風浪暴發。醜的雖打扮得很好，這位水神也不會妒忌。婦人渡河若沒有風浪的，便以爲已經很醜，又會使水神發怒。醜婦怕人說她，沒有不把自己形容弄壞

了，以免人家嗤笑她們。所以山東人有兩句說話是：『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黠盜尉九

俚語謂『盜雖小入，智過君子。』斯語固可鄙矣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

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棧不能止。爲盜，寢淫旁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闌闌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

一日，晨起，方坐肆中。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間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卽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縛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

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拏紛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翼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爲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鑿鑿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於外。旣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縑擲出道人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窓出。道人思天下唯尉爲愈己，不如殺之；卽拔刃斷其首，隨墮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全；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

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

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願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我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即入房，將索飯。則其室空矣。

〔白話對照〕

俗語說「盜賊雖屬小人，聰明却超過君子。」這句話果然有點過分，然是盜賊的狡惡欺騙，實有出於意料的地方，這種盜賊，真是可殺。

却說高郵有一個名叫尉九的。真是生就一條飛毛腿，一天可跑數百里；氣勢勇猛，非達目的地不止。每逢做賊，常常侵佔到別的縣裏去；因此淮地的人都被他攪擾得有說不出的苦處。至尉九則住在高郵市場裏面，日間開飯店，夜裏則做賊。

一天，早晨起身尙坐在店裏的時候。忽有一個道人來喫湯餅。喫了以後，便邀尉九到一個僻靜處所，叫一聲師父，並跪在地裏拜他。一時把尉九弄得驚疑不定，便說道：「這是怎麼的！」道人道：「我也有小本事，但同你比起來却相差遠甚。聽說楚州——安徽省壽縣——城外，有一個家財萬貫的富戶；我今願同師父前去，庶幾不會誤事。」尉九當即應允，叫他先回。道人即飛奔而去。

到了晚上，尉九張燈關店，幫同收集，忽怒罵他的僕人做事不留神，並將他毆打一頓。僕人也紛紛不服，遂喊叫巡查的拿人，事被保正聽見，遂一併將他們拿去。並須在第二天將他們送到縣裏去。當時尉九遂私和巡查的道：「我和你素

來不錯；況且我的家又住在這裏，當然不會遠逃。設若暫放我回去，我決再來。

「巡查的也就許他。這裏尉九得釋，即越城跑了兩百里，到楚州城外，時城樓上方敲二鼓。道人果然先等在那裏。相見自然非常快樂，當下尉九從屋窗爬進，約道人等在外頭。自己這裏進入內室，以後則見所藏金，珠，錦，繡，幾乎連眼睛也被他看花了；當下先將錦繡百疋拋出，道人即分兩袋挑着。不久，尉九重由窗中爬出。道人也想到天下做賊的僅尉九比自己本事高，不如把他殺了；好讓自己稱霸。當下即拔刀向尉九頭上砍去，即有物應手墮地，瞧了一瞧，却原來是一個紙的。尉九却由別個窗戶跑到高郵去，再到關裏的時候，天上已現着一點曙光。

道人因挑得重，走得慢，遂被追的人趕到，把他送到楚州獄裏，道人便自稱和尉九合夥，縣官遂移文高郵；高郵回報道：「昨夜尉九和他的僕人發生糾葛，現在正關在裏頭，怎樣可以到你那裏做賊。」道人欲待騙他，結果還是自己先觸了霉頭。

尉九狡險非常他總有本事來保全自己的生命；雖然屢次做賊，可是沒有一次落網。

又有一讀書的調到都下做官，他所居的客棧，適在茶館的後面，和染坊也聯在一起。這人沒事時，便每天祇靠着茶几上來看看來往的客人。一天，看見有好幾個人在前面經過了好幾趟，好像在那裏斜看染坊；他看了正在肚裏納罕，忽見其中有一人便跑到他面前附耳而語道：「我們，都是做賣買的，現在想這家所晒的布疋；願你老人家不要聲張才好啊。」他便答道：「這同我什麼相干，我怎肯多嘴呢！」那人遂拜謝而去。這裏這位讀書的也想到所染的布疋是高掛于大街通衢之前，白天裏萬目睽睽，他們怎能偷到，如真的被他們偷去，這班真可以說是狡猾的賊盜。因此特地注意他們，但見他們時時經過，或左，或右，不多時，人漸散去；到傍晚時，竟一個也看不到。這人便笑道：「這班人都是騙子，果然哄我！」說罷，便直衝入房內。預備喫飯。不料房裏已空空如矣。

俳優詼諧錄

高彥休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流輩；雖不能記誼諷諭，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

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乃倡優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昇座；自稱三教論衡。隅坐者問曰：『旣稱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座。』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有無身，吾又何患！』倘非爲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寵錫頗厚。

〔白話對照〕

唐咸通年間，有一個插科打諢的丑角兒名叫李可及的，能夠在戲情中隨意發揮，滑稽百出，一般和他做同樣角兒的，都沒有一個及得到他；雖然不能夠諷言警世，但應對敏捷，也是不可多得的。

曾經有一次在一個慶賀節上，當和尚道士談經說法完了以後，按着便是戲子唱戲。這時可及穿了寬大袍褂，撩起衣服坐好了以後，便自稱是博通三教——儒釋道。坐在角落裏便有一個人提起質問道：「你既說是博通三教，請問釋迦如來是怎樣的一個人？」可及答道：「是女人。」問的人駭然道：「這是怎樣說法？」可及道：「金剛經上說過：『敷座而座。』釋迦如來如果不是女人，怎麼先叫夫坐，然後兒坐呢。」皇帝聽了也不覺發笑。那個人又問道：「太上老君是怎樣的一個人？」可及答道：「也是婦人。」問的人一發糊塗。想要問時，可及便接口道：「道

德經上曾經說過：「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有「無身」，「吾又無患！」假設不是女人，她還怕什麼有身體——卽有孕！——皇帝聞而大樂。又問道：「那麼孔子是怎樣的人？」可及答道：「也是女人。」問的人便道：「你怎麼樣知道？」可及道：「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如果不是女人，怎麼要等待「嫁」人！」皇上聽了非常快樂，遂厚厚的獎勵餽贈他。

錢唐騙局

陳世崇

錢唐遊手數萬。以騙局爲業。初願納交，或稱契家，言鄉里族屬吻合；稍稔，邀至其家，妻妾羅侍，室玩充案，屋宇華麗。好飲者，與之沉酣同席，或王府，或朝士親屬，或太學生；狎戲喧呼，或詐失錢物誣之倍償。好遊者，與之放恣衢陌。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騙之。好呼者，或使之旁觀，以金玉質鏹，遂易瓦礫，訪之則封門矣，或詐敗以諉之，少則合謀以傾

其囊；或竊彼物爲證，索鑑其家變化如神。

如淨慈寺前瞽嫗，揣骨聽聲知貴賤。忽有虞候一人，荷轎八人，訪嫗曰：『某府娘子，令請登轎。』至清河坊張家正帛鋪前，少駐。虞候謂鋪中曰：『娘子親買正帛數十端。』虞候隨一卒荷歸取鑑，七卒列坐鋪前；候久不至，二卒促之，又不至，二卒繼之，少焉，棄轎皆遁矣。

有富者揖一丐曰：『幼別尊叔二十年，何以在此？』行歸，沐浴更衣，以叔事之。丐者亦因以爲然。久之，同買正帛，數十端曰：『叔留此，我歸請償其直。』店翁訝其不來，挾丐者物色之：至其所，則其人往矣。

有華衣冠者買正帛：令僕荷歸授鑰開篋取鑑。坐鋪候久，晚不來店。翁隨歸，入明慶寺，如廁，易僧帽，裏僧衣，以逃

戴生貨藥，觀者如堵。有青囊腰纏者，雖企足，引領，而兩手捧護甚至；白衫者，拾地芥啣刺其頸，方引手抓，則腰纏失矣。

有術士染銀爲藥，先以水銀置鍋內，雜投此藥，水銀化煙去，銀在其中。或有欲傳之，斯以藥盡，重需市藥則墮其計矣。

有少年高價買老嫗絹，引令坐茶肆內；曰：『候吾母交易。』少焉，復高價買一嫗絹，引坐茶肆外，指曰：『內吾母也。』錢在母處。』取其絹，又入，附耳謂內嫗曰：『外吾母也。』錢在母處。』又取其絹出門，莫知所之。

〔白話對照〕

浙江錢唐有無賴數萬，這班人都以局騙爲職業。起初先是同你做朋友，或者說我同你是親戚，說到鄉里同族屬。也都是——一吻合；等到稍微熟悉些，便邀到他家裏，老婆侍妾都包圍着侍奉你，室內陳設既琳琅滿目，外面屋宇又非常華麗，先使你目眩神迷。你要會喫酒的，他們更和你同席大醉，或者是王府，或者是做官的親戚家屬，或者是太學生；戲狎呼叫，形骸畢露，結果多假說是遺失錢物，誣陷你賠償。好遊蕩的，便同你在大街小陌恣意遨遊，或者跑到豪富者的家裏串通有勢的共同騙你。好賭的，便同你下局，或者使你旁觀，這裏暗暗地將金玉抵當錢幣的時候，便將牠調爲瓦礫，待你再到他的家裏理論時，便早已『十扣柴扉九不開』有的還先頭假輸一點來誘你，少便串同來使你傾囊倒篋；或者偷你的東西做證據，第二天便到你家裏來討錢。他們的變化，真是神鬼莫測。

例如淨慈寺前的一道瞎眼老嫗，摸摸骨頭，聽聽聲音，便曉得那個人的貴賤。忽有差役一人，扛轎的八人，來訪這個老嫗道：『某府娘子，請你坐轎到她那

裏去。」於是便將她抬到清河坊張家布店面前落下，少停，差役便對鋪中說道：「娘子親買好布數十疋。」說罷，差役便先隨一個小卒，將布疋歇歸預備拿錢，另外七個便坐在鋪前等他；如何等了半天還等不到，及至另外派了兩個出去，又杳無回音，再派兩個出去，也是一樣，不久，大家都丟了轎子，逃個乾淨。

有一個有錢的向一個叫化子的作揖道：「啊！我自幼和尊叔相別二十年，你現在怎麼在這裏？」回去以後，便將這個叫化子洗了身體，換了衣服，以阿叔的名義奉侍他。自然叫化子也納罕，這真是一個奇遇。過了好多時候，那人便領他一同到店裏買布，買好了數十端以後，便道：「叔叔，你暫先坐在這裏，待我回去拿錢還他。」停了好久，店中人懷疑他何以不來，及同討飯的到他家裏尋找時，他老早便到別的地方去了。

有一個穿得非常漂亮的來到店裏買布，叫僕人先將布拿歸，並給我鎖鑰一個，叫他拿錢。自己却坐在店裏等他，到了黃昏時分，僕人還是不來，不得已，店

中人祇好跟他同去，進了明慶寺，那人說是要大便，及至進了便所以後，那人便換了和尚帽，穿了和尚衣逃走了。

戴生在那裏賣藥，旁邊看的人站得好像圍牆一般有一個人將錢袋裹在腰裏，雖然伸長了脖子提高了足趾在那裏張望，但兩手却沒有一刻放鬆牠；有一個穿白衫的看見這種情形，便拿地芥腳在嘴裏刺他一下，及至拿手去抓時，這裏錢袋早已不翼而飛了。

有一少年願出高價錢來買老媽子的絹疋，先引她坐在茶店內道：「等我媽來了再交易，」不久，復出大價錢買了另一老媽子的絹疋，也引她坐在茶館外面；指點她道：「裏面是我的母親，錢便在我母親那裏。」拿了她的絹疋，入內又附耳對先前的老婆子說道：「外頭是我的母親，錢就在我的母親那邊。」又將絹拿出門去，結果，不知道他跑到那裏去。

老軍校急智

沈括

寶元元年，黨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

范侍郎雍湯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迫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信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報，言知兵善料者，多稱之。

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思也！若果城陷，何暇殺我！聊欲安衆心耳！」

〔白話對照〕

宋仁宗寶元元年，黨項包圍延安七天，在這幾天裏，有幾次都是危險之極。

范侍郎雍湯帥，肚裏自然是非常的着急。有一個老軍校看見這種情形，便出

面道：「我本來是邊地人，遭人家包圍也曾經有好幾次，其情形有比現在更危險

數倍的；要知道敵人是不會攻的，所以全城還是無恙。現在尤其是萬無危險，我可以保險；若有不測之禍發生，我願意拿頭顱做担保。」范侍郎也佩服他出言雄壯，人們聽了也爲之小安。事平了以後，這位老軍校便大蒙贊賞，說他會知兵，會料敵，因此大家都稱贊他。

有的人也就問他：「你胆敢口發狂言！假設萬一你的說話不靈驗，那麼你不是要死。」老軍校遂笑道：「你老人家還沒有想到！若城池果然失陷，那裏還有工夫來殺我，說這句話不過是暫安民心罷了！」

大言賈禍

陸 灼

趙有方士，好大言。

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宓義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賴宓義以艸頭藥治予，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

地陷東南，予時居中央平穩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逃。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年而生堯，延余做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於旻天，余手爲拭淚，教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方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予龍醢一盞，余誤誤食之，於今尙腥口。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置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予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兩個丫頭，相扶歸舍。一回沉醉，至今猶

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唯而退。

俄而趙王墮馬傷脅。醫云：『須千年血竭傳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於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效當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年皆五十，東鄰老姥，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曾活五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乃釋而舍之。

〔白話對照〕

趙地有一位方士——有道術的士子，最會說大話。

一天，有一位姓艾的問他道：『先生高壽多了？』只見他啞然失笑道『我也忘記了！我祇曉得做童稚的時候，和一班小孩子同去看伏羲畫八卦，瞥見他蛇身人頭，回去便得了一場神經錯亂病，靠伏羲以草頭藥給我服了一帖，僅幸得不死。』

在女媧氏那時候，天的西北角倒塌了一部，地東南角也缺了一方，好在我正居在中央平穩之處，兩者都還同我沒有關係，否則也不免受影響，到了神農播種百穀的時候，我老早就不食人間煙火。蚩尤以五件兵器侵患我，我因舉一指，便擊傷他的額角，使他流血被面而逃。姓蒼的兒子不識字，要到我這裏求教，因他是笨得不堪，我遂不屑教他。堯的母親十四年而生堯，是請我作湯餅會。舜被他的爹媽虐待向天號泣的時候，我曾親手下來揩乾他面上的眼淚，後來再三地勉勵教訓他，遂以孝名聞於天下。夏禹治水，也經過我的門口，爲了他勞瘁欲以酒食慰勞他，他便辭不飲而去。孔甲贈我龍肉一塊，當吼因誤食了牠，以至到現在嘴巴還是腥臭得很。商湯張着羅網一面，欲獵禽獸，我曾當面笑他未曾忘情于野味。紂王強我作牛飲，我不肯聽他，便將我上了炮烙的刑罰，我因七天七夜都是言笑自若，遂恢復了過去的自由。姜家小兒，釣得鮮魚。後，常常送幾尾給我，我都將他餵了山中的黃鶴。周穆王瑤池宴會時，讓我坐在第一席，徐偃稱兵作亂天子騎

八駿而同，西王母留我喫完了酒席，我因為將落桑酒多喝了一點，遂醉倒不能起來。幸有董雙成華華兩個小丫頭相抱而歸。當初實料不到一番沉醉，到現在還未全醒，不知道近日世界上，已到了那一個甲子。」姓艾的聽了，祇喏喏連聲而畢。

不久趙王因墮馬傷了肋骨。醫生便對他道：「大王的病須千年的血竭才可以醫得好。」趙王遂下令求血竭，可是好久還是得不到。當下姓艾的便對趙王道：「這裏有一位方士，何止數千歲，如殺取其血，功效當更加迅速。」趙王大喜過望，遂密使人將方士擒住，將殺時，方士便且泣且拜道：「昨日我的爹媽都五十雙壽，東鄰老姥姥，也拿酒稱賀；臣因喝得太多了，不覺言過其實，實在我那裏活到五千歲。艾先生最會說謊，大王請不要聽他。」趙王看他可憐，便將他放了。

性急

劉元卿

于嗥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

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于嘽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慨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急君怒；若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嘽子復讓如初，至再至三，乃逡巡言曰：『時火然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嘽曰：『人謂君性急，今果愁耶！』

〔白語對照〕

于嘽子——迂呆子的諧聲——同他的朋友都坐在爐旁取暖。

他的朋友正靠着桌子讀書，却忘記了衣裳已吊在火爐裏。于嘽子看見，便條容而起，朝他的朋友打躬作揖的發着感慨道：『剛才有一件事情，打算奉告；不過我知道你天性躁急，說了恐怕你發怒；不對你說呢，又說我對朋友不忠實；這

樣，我那裏胆敢請求你？現在祇有請你寬恕我，能夠按捺着性子，然後才敢對你說。」友人道：「你有什麼話，謹請奉教吧。」于暉子又同以前一樣的扭扭捏捏，不肯說，到了一而再，再而三，才吞吞吐吐的說道：「現在你的衣裳已着火了。」友人趕忙站起瞧了一瞧，當見一大片早已燒光。友人便作色道：「奈何不快點告訴我！竟呆笨迂緩到這個地步！」于暉子道：「大家都說你性急，現在果然名不虛傳」

來世人

沙張白

宏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傭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日，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殮，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殮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誼，偕同學涕泣執喪觀，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恤其孥。

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簾操筆爲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入闕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爲壽。以翰苑之重，卿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歆艷；目爲神仙中人；荐紳先達，亦相顧而愧不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却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晝，顧瞻崖岸，清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游，意頗訝之。俄聞哭聲哀，出自村落。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蹤跡之。至一僻小聚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離落。命小童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在，年且八旬，頭髮皓白。

；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亡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爲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掇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畫祭亡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不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遂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侯官老儒，才豐命蹇，沒於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儷情深，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卽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載耳。覩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而見乎？』嫗聞而泣然首肯，若有所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

十年，見其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煙，淡如也。著述之富，汗牛充棟，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數行下；妾恐傷其意，每篋藏之，不使得見。將死前一月，忽燔烈焰，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爲殉耳！』言已，唏噓久之。易簀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怍，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老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逝，訖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聞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首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訖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

卷 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闡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詩，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眞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 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盈滿，嫗擁破席臥艸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泣，豈於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繫非天！』嫗曰，『先夫之亡，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乎？』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於是嫗大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曰：『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

而取償於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前因卽少年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嫗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嫗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登古處，每當忌日，必遭恤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往詣之，不識何以未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慨然久之。

既而東方漸白，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逢鬢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婦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

其僕星馳而去。嫗語其子以再來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聞未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戚，咸有饋贈其於嫗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爲嫗子買田，宅，奴，婢，傾資贈給之。自撫，拔，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嫗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取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朝急，不及久留，辭嫗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也。

後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

鼎族云

〔白話對照〕

明宏治間，福建省閩候縣，有一位老儒，學問廣博，下筆千言，惜屢次應試都有沒考取。再加上秉性迂闊而又率直，以致貧困日甚，所生一子，不會讀書，祇能種田度日；老儒到了七十歲時，便鬱鬱而死，死的那一天，他拿了生平著作，將詩題在後邊，並囑咐他的老婆好好的保藏着，吩咐過了，便溘然長逝。家貧不能殯葬，幸有四五個學生合資把他收殮；內中有一個家財富裕的，義氣更重，除和同學慟哭送葬，依禮掩埋外，又時周恤他的兒子。

嘉靖即位改元時，江蘇省有某某公者，十五歲即鄉試第一，十六歲又中了進士，確是聰明天生，人不可及。初以翰林起家，不五年，簡放到福建省來主持致試大典，選拔時更大公無私，絕無黑幕；在試場中執筆作程式的文章，不加圈點；因此全福建的人都傳誦他。

一九三五年第一版印行

定價四角 實售大洋壹角

編 者 莊 衣 言

發 行 者 民聲書店發行所

印 刷 者 民聲書店印刷所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代售者 啟 智 書 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西街

5/1
0